

每个人的内心都住着一个纸人，
命运可能让它受伤，爱情可以把它点燃，
它会一次次面临危险；当然，你也可以学会喂养这个小纸人，赋予它顽强的生命。

你内心的 小纸人



贵州人民出版社



晓梦斜阳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内心的小纸人 / 晓梦斜阳著. — 贵阳: 贵州人

民出版社, 2011.6

ISBN 978 - 7 - 221 - 09582 - 4

I. ①你… II. ①晓…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8925 号

书 名 你内心的小纸人

著 者 晓梦斜阳

责任编辑 程 立

策划编辑 一 航

文字编辑 张 燕

文案编辑 黄豆豆

装帧设计 谢 滨

出 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经 销 新华文轩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40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1 - 09582 - 4

定 价 24.80 元

《你内心的小纸人》代序

浮石

晓梦委托我为她的新作写序，我一直在推。为什么要推？那是因为我本人的写作就是野路子，《青瓷》、《红袖》的畅销有某种偶然性，这两本书并不能带给我为人作序的当然资格，我真怕误了她的事。

如今这个时代，写作的门槛已经极低，谁想写书、出书都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如果出书不是自拉自唱自己听，而是为了给别人看，恐怕就要考虑书和读者的互动关系。我曾经问她，你觉得你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或卖点在哪里？读者凭什么买你的书、看你的书？在看你的书的时候，会有审美的愉悦吗？会有情感的共鸣吗？会有生活的启迪和人生的感悟吗？

晓梦明显地愣了愣，然后斟酌词句地回答说：“这本书是讲一位副市长和一名年轻女记者的爱情故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师生关系，他们之间的爱情是一场宿命。嗯，这样说吧，这本书是讲两个精英男人和两个优秀女人的婚外情故事，他们有迥然不同的结局。年轻女孩看了这本书，会明白自我了解的重要，也会更加懂得爱情，会醒悟要趁自己年轻的时候了解自己，趁早把握爱情，掌控自己的命运；遭遇婚外情的人群，可以从这本书里了解一些处理婚外情的原则和方式。”

是我的问题让她有了使命感，还是她做事一贯这样有心、这样用心？总之，她的回答给了我一种举重若重之感，我更不敢随便应承了。

凭心而论，婚外情是个好题材。好就好在婚姻和爱情有时是重叠的，但更多的时候是错位的。我不敢说现代已婚男女中有多高的比例是经历过婚外情、婚外性的，但我敢说，随着男女交往更自由、更平等、更随意、更方便，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具有爱上非配偶的心理倾向与生理需要。总之，这是一个有戏的时代。

目录
Contents

《你内心的小纸人》代序 浮石 /001

自序 /006

第一章 女记者的梦 /001

第二章 如何让新任副市长开口 /008

第三章 敏感的女人 /013

第四章 文副市长究竟是谁 /020

第五章 市政府常务会 /028

第六章 真相 /032

第七章 克制之美 038

第八章 遭遇械斗事件 /043

第九章 不知不觉走进他心里 /046

第十章 绯闻 /050

第十一章 留守儿童 /054

第十二章 第一次约会 /058

第十三章 美女无敌 /063

第十四章 米霞开始恋爱了 /067

第十五章 斯德哥尔摩效应 /071



湘北电视台 27 岁的女记者安惟楚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这个梦看起来极为平淡，其实却蕴含着重重玄机。因为她后来发现，整个梦竟然是她生命中一句奇异的谶语，一个意味深长的预言。

她梦见自己和中学语文老师以及几个同学围桌而坐，那几个同学只是背景，形象模糊，分不清谁是谁。她想请其中最擅长书法的人给她写一句格言，用来警示她、指导她。她自己觉得可能是语文老师写得最好，语文老师也笑着同意给她写。谁知道安惟楚却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纸，她有些惶恐地四处翻，却见那桌上都是些零碎的白纸，一小块一小块，最大的也才巴掌大，根本不方便写毛笔字。安惟楚急得不行，后来才掀起铺在桌上用来垫底的一张旧报纸，那张报纸实在不是一般的旧，已经褪色发黄，皱巴巴的，下摆还被撕破了。她犹豫一阵，居然硬着头皮请语文老师在这张旧报纸上写两个字：安静。语文老师也不计较，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安惟楚欣喜地看着那圆满挺拔的字，嘴里说，这两个字要分开来看，并不只是表面上的意思。可是，怎么分开看？有什么深层次的意思？梦却戛然而断了。

早上醒来，安惟楚还没睁开眼，就听见窗外鸟叫声响成一片，夹杂着建筑工地上机械轰隆隆施工的声音。

她常常做梦，不过很多梦醒来就忘了。而这个梦，很有些意思。同学、语文老师、桌子、白纸的碎片、旧且破的报纸、“安静”两个字，怎么在梦里那么详细，醒来又记得那么清楚？为什么会梦见自己的老师？她现在需要指导，需要依靠吗？为什么是“安静”这两个字？而且还要分开来解？分开来解的话，安，她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安全”，然后是“安宁”。难道是她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内心不安宁吗？这些问题在她人生的现阶段好像都有影子。静，她想到的是“宁静”和“安静”，前者是心灵层面的，后者跟少说话有关，安惟楚觉得自己有时候话太多了，言多必失，所以她的潜意识提醒她要学会适当地沉默。不过有一个小小细节需要说明，现实中，她根本不知道她的语文老师毛笔字究竟写得好不好。

安惟楚甩甩头，管它呢，这个梦，既不是噩梦，也不是美梦，说不定过两天就忘记了，懒得想那么清楚。

她上下左右转了转清亮灵活的黑眼珠，自床上一跃而起。每天早晨醒来，她是愉快而精神振奋的，但其他时候就不一定了。洗漱的时候，看着镜子里那张清纯美丽又充满灵气的脸，她想起好朋友米霞跟她说过，如果梦见老师或者以前的老领导，第二天会有好运气。会不会是真的？对于安惟楚来说，什么样的事情才算好运气呢？遇到一个可以成为知心伴侣的人？涨工资？作品获奖？对于这些事，安惟楚一贯的态度是顺其自然，似乎并没有特别的渴望。

安惟楚边给自己编辫子，脑子里边胡思乱想。安惟楚对于麻花辫这种发型情有独钟，多少是受了母亲的影响。母亲年轻的时候，两条长长的辫子一直垂到腰身，非常漂亮；而且母亲曾经说，她记忆中安惟楚最美的样子，是她刚去读大学的那一年，扎着两条小辫子，看起来又乖巧，又懂事。所以，只要有时间、有心情，安惟楚就会把头发扎成两条麻花辫。当然，这年头，保留这种发型是有风险的，因为麻花辫简直是祖母级别的产物，早就不流行了。好在安惟楚非常自信，她相信自己有实力可以藐视流行。当然，她同时也向流行适度地妥协，比如说，她的衣着常常是很时尚的，是那种既适合白领阶层女孩子、又有些流行元素的风格。就这样，时尚的衣着、传统的发式，

传达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这是一个貌似传统、其实骨子里又颇为叛逆的女孩子，她很可能会做出出人意料的事情或者决定。

收拾妥当，安惟楚对着镜中人眨眨眼，左顾右盼地看了好一阵子。漂亮的女人都有一定程度的自恋，而恰当的自恋是很好好处的，可以让自己心情更好、更自信，因而产生良性循环，人会变得更漂亮。据说再漂亮的女人，对自己的外貌都偶尔会不自信。安惟楚相信这话是真的，因为她经常听到电视台艳光四射的美女主持们抱怨自己哪个部位如何如何的不理想。但安惟楚并不在意自己是否足够漂亮。

漂亮这回事，用在爱情这个范围里，当对方还没有爱上你的时候，你漂不漂亮，确实是个问题；而一旦对方爱上你了，你漂不漂亮，就完全不是问题了，他爱的就是你，不管你漂亮不漂亮、讲道理不讲道理，就是爱。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便是如此。更何况，安惟楚真的已经够漂亮了。她的美，美在清纯，五官端庄精致，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绝对是会说话的；一头秀发，或者直直地披在肩上，或者像现在这样，扎成两条麻花辫，在身后一荡一荡的，一如画像里走出来的典雅淑女。

27岁依旧独身一人，尽管父母一天到晚催着她找男朋友，安惟楚觉得自己似乎并不着急。她相信她会会有一个比现在更为美好的未来，她希望自己能时时保持这样的好心情。

刚到电视台，安惟楚就接到本台新闻中心主任林建云亲自打来的电话，叫她去一趟他的办公室。在下属面前，林建云是个比较矜持的人，表现得不是很随意。有几次他有事找安惟楚了解跟主管市领导有关的情况，都是让秘书给安惟楚打电话，秘书再让安惟楚打给林建云，绕了好几个弯子。

前一天晚上已经有人通知安惟楚，她今天的任务是要采访湘北市新上任的一位市委常委、副市长，姓文，但通知人没说文副市长的名字。安惟楚是新闻中心专门负责跑农业报道的记者，估计这位副市长是主管农田水利的，所以台里才会通知她去。记者们平时各有分工，但这分工是相对的，如果记者们自己愿意，他们也可以自由组合，互相支援，打破这分工。

安惟楚想，这次林主任亲自找她，应该也就是为这个事吧？林主任平常很少直接跟她打交道，有什么事，大多是跟栏目负责人交代一下，顶多让秘

书通知她给他打个电话，了解一下情况也就行了。难道这次采访有什么极其特殊的地方吗？一位新来的市领导，第一次公开亮相，确实是有些规矩的。比如这位领导在屏幕上说话的时长、说话的内容，以及特写镜头的角度、镜头的长度，都要根据他在政府班子里排名的秩序而定。这些常规，安惟楚其实是知道的，而且，就算她不够清楚，反正片子拍回来，可以后期加工，林主任又为什么要这么郑重其事地事先给她一些交代呢？

主任办公室的门大开着，但安惟楚还是敲了敲门，听到里面林建云应了一声“请进”，她才走进去。

林建云指着办公桌前面的椅子，示意安惟楚坐，安惟楚这才轻轻坐下来。

林建云说：“小安啊，今天叫你来，是想跟你说说采访文副市长的事。”

安惟楚微笑着点点头，“嗯”了一声，表示自己已经有所预料。下属在领导面前，最好别表现得太聪明；当然，也不能太傻。安惟楚相信自己的表现是很有分寸的。她本来想问文副市长的名字，想想还是自己去了现场再找人问比较好，便没做声。她的眼睛注视着林建云的眼睛，但林建云却低着头盯着自己手里的工作笔记，似乎在思考什么，并没有跟她对视。这个四十岁上下的男人，中等身材，眼睛特别有神，书卷味极浓，是新闻中心颇有威信的领导者。威信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并不是坐上领导位置威信就会随之而来，它需要当事人有足够的人格魅力、工作能力，为人处世要令人心服。

林建云终于从工作笔记中抬起头来，手头的事情似乎告了一个段落。他看了安惟楚一眼，沉静地说：“文副市长是我的大学校友，我们学生时代就是很好的朋友，我非常了解他，他办事稳重，为人特别低调，估计今天不会接受你的采访。特意请你来一趟，就是要你做好可能碰壁的心理准备。”

安惟楚有些惊愕，脑袋一下子胀大了。特别去采访他，却不接受采访，那叫什么事呢？

林建云表情平静地继续说：“文副市长今天是组织召开一个农业工作会议，他第一次公开露面，在会上肯定要发言，而且他讲话估计是‘脱口秀’，很可能没有文字稿。你要特别集中注意力，不能像我们很多记者所做的那样，为了赶时间，拍几个镜头拿了资料就走，到处赶场子。这次你要从头到尾听他把话讲完才能走，最好能把他的所有精彩片段都抓拍下来，这样的话，即使他不接受采访也没关系，我们就剪一段他在会议上发表的精彩的、个性

化的言论，就行了。文副市长的口才是很好的。这一点你大可以放心。好，时间不早了，你赶紧去吧！”

安惟楚微笑道：“好！谢谢林主任提醒。我会把事情做好。再见。”她心里暗暗想，一定要尽可能想办法让文副市长接受她的采访。当了五年记者，采访被拒绝的情况，安惟楚自然是遇见过的，但次数很少。而且，对于重大题材的报道，她总能找到关键人物，设法让对方开口说话，这也是她引以为傲的业绩之一。她不希望自己这一次蒙混过关。

车队这次给安惟楚安排的是一台猎豹越野车，安惟楚请摄像记者坐在前排司机身边，自己上了后座。她刚要关车门，远远地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楚楚，等等我！”她一回头，看见米霞匆匆跑过来。她们俩都是那种常常在新闻现场对着镜头做解说的形象代言人。成为一名电视记者，当然不是什么很容易的事情，你要么很有才华，要么很有背景。有了才华，形象气质又好，才有机会成为主力记者，就像安惟楚和米霞。她们是在电视台向社会公开招聘人才的时候同一批考进来的，比安惟楚小两三岁的米霞是负责跑文化、教育、卫生类新闻的，近来受朋友影响，突然成了心理学的发烧友，动不动就把梦啊、潜意识啊之类的词语挂在嘴里。上次一起出去采访的时候，米霞就告诉过安惟楚，如果梦见老师或者以前的老领导，第二天就会有好运气。当然，老实说，这个说法多少有些唯心，跟作为科学的心理学关系不大。

米霞飞快地跑过来，一下子跳上车，嘴里说：“车队的车都派出去了，我临时接了一个小任务，要去做一个前期采访，了解一下情况，搭你们便车出去吧！”

安惟楚说：“那没问题，不过，先说好啊，我们今天只到市政府哦，不能送你去别的地方。”安惟楚以前碰到过这种让同事搭便车的事，而且还为此付出了代价。那次，也是一位同事要搭便车，为了照顾大家的面子，到了目的地以后，安惟楚把自己的车让出去，请司机先送那位同事，然后再返回市政府，因为她本来以为开会时领导只会呆在会议室里，不可能再出去，结果，那次主持会议的领导突然心血来潮，马上要去看现场，而安惟楚放走了司机去送别人，结果她和摄像记者只好蹭参会领导的车，弄得自己特别被动。吃一堑长一智，此后她再也不肯轻易放司机走了，连对米霞这样的死党都不

例外。

米霞一甩满头短发，大声说：“不用不用，我只搭你们便车到市政府，就自己另想办法。我的车被朋友开走了，不然我可以自己开车去。”她说话的时候满脸笑容，眼睛瞪得大大的，语速又快，像放机关枪。米霞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永远都在笑的女孩子，她的笑容非常灿烂、甜美，具有感染力，跟她在一起，字典里那些诸如“烦恼、苦难”之类的词语似乎都失去了意义；她还是个典型的时尚先锋，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就拥有自己的小轿车，哪里最好玩、最热闹，哪里就有她的身影。此刻，在安惟楚身边，米霞扭扭身子，找了个最舒服的姿势坐下，转头跟安惟楚聊起来。

“楚楚，你今天任务很重哦！”

“你怎么知道？”

“你在林主任办公室的时候，我也正要去找他，在外面偷听了一阵你们的谈话。后来我就跑了。”

“哈哈，你这个鬼机灵！呵，我今天还真是要全力以赴做好一道难题。我得好好想想到底该怎么办。”

“没那么严重，这点小事难不倒你的。何况林主任也并没有要求你一定要采访到文副市长。”

“也不算小事吧。我还是希望文副市长接受采访。要不，都是老记者了，好没面子。”

“楚楚，你总是这样，好要强的。这样活得多累啊，容易产生心理压力。”

“不是要不要强的问题。一件事没做好，没做到极致，我心里就不踏实。”

“向安惟楚记者学习。”

安惟楚对着米霞笑一笑，就把头转向窗外，不理睬她的揶揄，开始琢磨怎么才能让新来的文副市长接受她的采访。

对于采访领导人物，安惟楚刚进电视台当记者的时候是有些发怵的。她自己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或许，许多普通百姓在面对权威人物的时候，不自觉地就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而事实上，这样的感觉是有心理根源的，据说一个人在面对权威时的表现，和这个人的生命早期与家族中的权威人物之间形成的关系有关。安惟楚家里的权威人物是她的父亲，在父亲面前，安惟

楚一直就是充满敬畏的。这也就成为她日后在权威人士面前最先显示出来的心理态度。如果她自己没有觉察和成长，她就无法摆脱这种状态。好在，进电视台之后的一次经历让她突破了自己。

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某次，安惟楚和一位女生一起去拜访一位知名教授，当时安惟楚就觉得自己非常拘谨，她怯生生地坐在教授家客厅的椅子上不安地四处打量，她到现在还记得那位教授家里挂着这样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而同去的那位女生，是县长的女儿，见过些世面，据说那位县长对女儿表现得一直宠爱有加，父女之间关系非常友好融洽，因此她就没什么顾忌，表现得落落大方。相比之下，安惟楚对两人在教授面前表现如此不同，微微有些诧异，但并没有深究其中原因。直至进了电视台，她才突然有所觉察。

毕业后安惟楚考进湘北电视台成了一名时政记者，如何跟领导打交道就成了一门必修课。安惟楚起初跟领导相处的时候，她在领导面前不知不觉地总有一种觉得自己非常卑微的心态，而且，这种心态是微妙的，甚至不容易觉察，总之，就是觉得自己不自在，有压力，放不开。没想到，这种感觉后来被湘北电视台一名司机帮助她克服了。

那一次是一位主管农业的副省长来湘北考察调研，电视台安排安惟楚对副省长进行专访，在去采访的路上，安惟楚心里有些发慌。为了让自己尽快平静下来，她于是开始跟车上的摄像、司机聊天，坦白自己的不自信。她说：“等下要采访的是一位副省长，不知道怎么回事，在领导面前，我老觉得自己好像低人一等，老是紧张，放不开。”那位三十多岁的司机据说是市里某位领导的亲属，只有初中文化，他满不在乎地说：“这有什么好不自信的？他是人，你也是人，你们读的书那么多，书上不是写着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吗？难道他会吃了你不成？”就在那一瞬间，安惟楚有醍醐灌顶的领悟。是的，都是人，为什么要在所谓的权威人士面前显得那么底气不足呢？连一位读书不多的司机都懂得的道理，她自己怎么就不懂呢？此后，安惟楚哪怕面对中央领导，都会意识到自己跟对方是平等的，都能够做到不卑不亢、镇定自如。她非常感谢那位后来离开了电视台的司机，无意中给她上了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课。

这次农业工作汇报会在市政府一号会议室举行。

一栋砖瓦结构的小红楼，坐落在一片樟树林中，显得古朴而庄重，门口有武警站岗，颇有些神秘气息。新的政府办公大楼已经快要竣工，到时候，这栋曾有好些历史名人在此主持过工作的旧房子将被当做文物保护起来。安惟楚和摄像记者给武警看了采访证，直接走了进去。会议室在二楼，上了木质楼梯，顺着木地板的走廊，笔直往右走就到了，整个会议室面积约一百来个平方米，中间一张椭圆形的大桌子占了整个面积的五分之一，两三圈椅子围着桌子摆放，最多也就容纳七、八十号人。

安惟楚和摄像记者轻轻走了进去。与会的领导已经到了。摄像记者开始无声地架设机位，安惟楚看了一眼坐在领导席位上的人，他穿着深蓝色的一望而知质地非常好的西装，那个人正好也看见了她，他似乎怔了一下，仿佛想起什么。但他很快恢复了平淡的表情。安惟楚估计他就是文副市长。文副市长四十来岁的样子，长得五官清秀，颇有学者气质。突然安惟楚觉得他非常面熟，也怔了一下，还待细看，一位三十岁上下斯文秀气的年轻帅哥朝安惟楚迎上来，边跟她握手，边自我介绍：“你好，我姓杨，叫杨柳，是文副

市长的秘书。”“杨秘书好，我姓安，嗯，安全的安，‘惟楚有才’前面两个字，安惟楚。请问杨秘书，文副市长的名字，是哪几个字？”杨柳回答：“文化的文，‘水至清则无鱼’里面的两个字，至清。”然后两人找座位一起坐下来。

安惟楚在写“文至清”这三个字的时候笔尖不由自主地停顿了一下，她似乎想起什么来，但还没等她想清楚这个问题，脑海里却马上又冒出下一个问题，想知道这次会议有没有明确的主题，于是继续低声向杨柳询问。

杨柳递给安惟楚一叠文字材料，简单交代说：“你先熟悉一下情况。不过文副市长不一定会按这个材料来讲。还有，文副市长一般不会接受采访，你要有心理准备。”安惟楚含笑着一点头。

安惟楚特意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刚好九点整。

先是其他官员向文副市长汇报情况，文至清听得很认真。安惟楚一边听，一边低头翻看手中的材料。她没发现什么有新闻价值的东西，于是顺手把材料塞进包里，又开始琢磨起采访文副市长的办法来。

她仔细看了文副市长一眼，她突然确定她一定认识他，而且不是一般的认识，他们应该很熟，打过不少交道。可是她的脑袋仿佛短了路，一下子怎么也想不起来究竟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和他有过交道。这种感觉真是有些怪异，猛然见到一个人，明明知道自己跟这个人非常熟悉，却一下子死活想不起来这个人究竟是谁，这是一件非常折磨人的事情。安惟楚坐在那里挖空心思地想，恨不得用刀子把自己的脑袋剖开，飞快地把那个人的真相翻出来，才能够安心。她想得太投入，竟然有些呆住了。

一阵掌声惊动了她，文至清开始讲话了。她赶紧朝摄像记者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不要停机，一直录下去。

文至清说：“湘北市是一个农业大市，这是大家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可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这句话并不是什么赞美之词。”

这句开场白看似不动声色，然而其威力却相当于投下一枚小型炸弹，会议室里马上响起轻微的骚动。这样的措辞，对于一个刚刚到任的副市长来说，未免有些大胆，有出风头、作秀之嫌。而安惟楚的眼睛却马上亮了起来。做新闻，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就是要有一些让人听了觉得与众不同的东西。

文至清接着说：“大家也知道，我是来湘北主管农业的副市长，为什么

却说农业大市不是什么好听的话呢？因为在这个全球化、信息化、工业化的时代，简单的传统农业意味着落后，意味着低产值。我们要加大传统农业的改造力度，加强农产品的研发，让更多的农民更快地变成工人，使得湘北市成为工业大市、经济大市，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表达的主题。”

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与会者互相望望，含笑点头表示赞许。安惟楚飞快地在采访本上记录文至清的发言，她知道，今天的新闻稿肯定不用犯愁了。

散会的时候，安惟楚拿好话筒，微笑着镇定地向准备离开的文至清迎了上去，嘴里说：“文副市长好！”

文至清微微颌首，但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边走边带着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问：“我的秘书没告诉你我不接受采访吗？”

安惟楚笑容满面地说：“我不采访，我只是应一些农民兄弟的请求，向您转达几个问题。我前几天去了一趟湘北市最落后的农村，几个农民朋友特别交代我要向政府请教。他们有问题要我问你们这些‘当官的’。”安惟楚故意引用了农民的原话，在说“当官的”这几个字的时候，语速减慢，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然后略带顽皮地、微笑地看着文至清。

文至清马上收住脚步，饶有兴致地问：“哦？是什么问题？”

安惟楚把话筒伸过去：“今年风调雨顺，湘北市西瓜、葡萄等许多农产品肯定会大丰收，再过一两个月，各个品种的西瓜就陆续上市了，农民担心卖瓜难，或者卖不起好价钱，这几乎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请问文副市长，您对湘北的农民兄弟有什么建议？”

几天前安惟楚确实是在湘北农村的落后地区采访。这次采访，偶然见到的一件小事深深刺激了安惟楚。采访小组走村串户拍新闻的时候，安惟楚独自一人在一个大门敞开的农家小院里看到这样一幕景象：一位年轻的妈妈不时给幼小的婴儿喂一勺米糊，然后趁孩子吞食米糊的间隙，挤按自己雪白的乳房。白花花的乳汁像孩子们玩水枪射出来的水一样，不停地喷射到地上。安惟楚惊讶极了，忍不住上前询问：“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你，你这是在做什么呀？”那位妈妈见院子里来了生人，是个标标致致的年轻女孩子，手里还拿着电视上见过的话筒，估计是位记者。年轻的妈妈先是有些不好意思，

过了好一阵才低着头腼腆地回答：

“奶胀得厉害，又不能给娃娃吃，只好挤出去。”

“为什么不能给娃娃吃？”

“我想给娃娃断奶，好到外面去打工。”

“您的孩子多大？”

“刚满两个月。”

“才两个月你就要给孩子断奶？”

“没办法，家里穷。不出去打工不行。”

闻听此言，安惟楚默然。对孩子来说，最有营养的食品是母乳，最重要的精神食粮是母亲的陪伴。然而这个孩子，刚刚降临人世两个月，就面临着人生最严重的缺失。采访任务还很重，时间非常紧，她觉得自己一下子无法说服这位年轻的母亲，也不知从何说起，于是匆匆说：“其实，母乳喂养对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爱自己的孩子，最好陪着他。实在要出去打工，最好等到孩子三岁以后再出去。”安惟楚抛下这句话，匆匆跑了出去，去跟摄像司机会合。

后来安惟楚还走访了好多户人家，那白花花喷射到地上白白浪费掉的母乳，一直在她的头脑里盘旋，想忘都忘不掉。她发现村民们最关心的话题，除了出去打工，就是农产品能否卖得出去，能否卖出好价钱。

此刻举着话筒面对文至清，安惟楚马上想起了这些问题。其实她的提问内容并不见得多么有新意，她认为应该是自己自信的表情和巧妙卖关子打动了文至清。

文至清笑了起来。他说：“这件事情，也就是农业产业化问题，政府已经有安排，包括建工厂、找市场、发展订单农业，鼓励民间建立各种农业协会，我们的工作会一步一步做下去，必要的时候，我这个副市长，还会抽出时间给农民兄弟当推销员。”

安惟楚并没有就此罢手，继续问：“这些措施，应该说我们以前也听到过。今年有什么特别的做法吗？”

文至清脸上依然有笑容，答道：“今年会把农产品深加工当成重点，政府会大力扶助一批龙头企业，提供包括资金、技术在内的特别支持。”

安惟楚微笑着道谢。两人相视而笑的时候，安惟楚的头脑里突然电光火石般地一闪，她边收回话筒边急急地问：“文副市长，再冒昧问您一句，您以前是不是当过老师？”

文至清愣了一下，边走边说：“是的，我以前当过中学物理老师。”他回过头来注意地看了安惟楚一眼，却并没有停下脚步。其实文至清很想反问一句：“你怎么会知道？”但是时间不允许，环境也不允许。

安惟楚呆在原地，似乎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那表情又惊喜，又有些茫然。她终于想起来了。她知道他是谁了。